

藏性和严密的组织性  
一支特殊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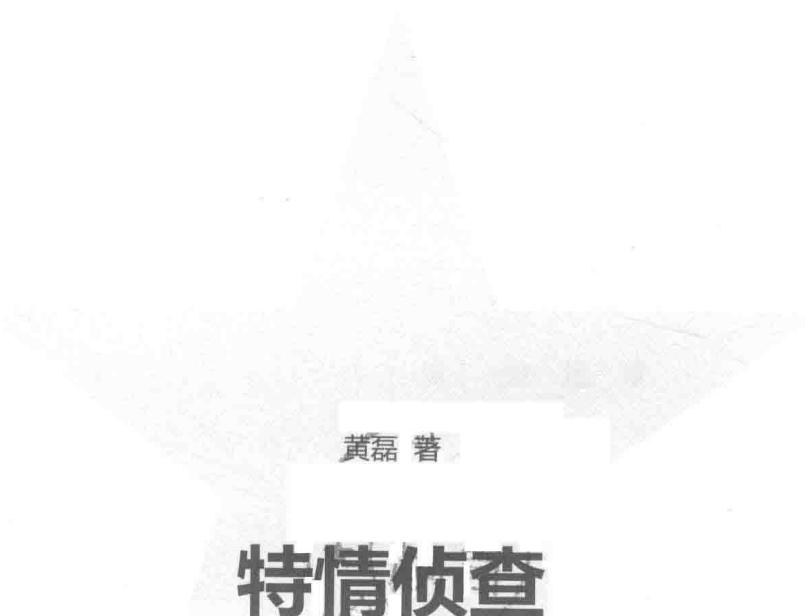
严格的选拔程序  
有着坚贞不屈的精神

黄磊 著

特情侦查

# 湖矿危机

他们有着严格的选择程序，有着坚贞不屈的精神  
即使经历各种非人折磨，依旧能秉承专业素养和职业精神



黄磊 著

特情侦查  
之  
**湖矿危机**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情侦查之湖矿危机 / 黄磊著. --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197 - 1873 - 2

I. ①特…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2697 号

特情侦查之湖矿危机  
TEQING ZHENCHA ZHI HUKUANG WEIJI

黄 磊 著

责任编辑 许 睿  
装帧设计 马 帅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吕亚莉

编辑统筹 法规出版分社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75 千  
版本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网址/[www.lawpress.com.cn](http://www.lawpress.com.cn)

投稿邮箱/[info@lawpress.com.cn](mailto:info@lawpress.com.cn)

举报维权邮箱/[jbwq@lawpress.com.cn](mailto:jbwq@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销售电话：

统一销售客服/400-660-6393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上海分公司/021-62071639/1636

西安分公司/029-85330678

深圳分公司/0755-83072995

重庆分公司/023-67453036

书号:ISBN 978 - 7 - 5197 - 1873 - 2

定价:5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目 录

第一章 秋 杀	1	第十一章 炼 狱	138
第二章 迷 雾	9	第十二章 真 相	161
第三章 博 弈	17	第十三章 案 底	188
第四章 追 忆	26	第十四章 夷 命	206
第五章 针 锋	37	第十五章 魔 舞	224
第六章 迷 踪	49	第十六章 联 合	248
第七章 遇	65	第十七章 奇 正	273
第八章 审 讯	85	第十八章 审 判	298
第九章 括 羽	106	第十九章 未 末	320
第十章 独 战	123	第二十章 矢 志	345

# 第一章 秋 杀

羽箭离开弓弦，就注定了一段旅程。

这是一个秋后的清晨，晨露侵浸着我的身体，令我感觉到一丝丝入骨的凉意，头上随之传来钻心的痛，意识转而开始有些模糊，喉头一痒，“哇”的一声，让我翻身趴着开始干呕起来……干呕带着全身的神经一抽一抽，浑身疼痛感也随之而来。过了一会儿，我才翻回来，平躺着，缓慢挪动了下自己的身体，慢慢坐了起来，才发现左手手臂上有一道很长的抓痕，身上几个地方都被划破了，万幸的是没有骨折，都是些皮外伤。唯一重伤的地方估计就是头部，因为血流在脸上都已经凝结了起来，弄得脸很紧很痛，还有灼伤感，伤口处更随着脉搏跳动而阵阵撕扯，似乎是一座随时要爆发的火山。

沁骨寒冷的湿气加之背部隐约的刺痛，让我慢慢清醒起来，环顾周围，浓浓的山雾弥漫在整个山谷，仿佛一层不愿让人揭开的纱帐，山谷的周围都是一些长青类植物的枝条，碎石和大的花岗岩也不少，阴阳黑黑的地方犹如张大巨口的怪兽，让人毛骨悚然。

我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努力地回想前一天甚至前几分钟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但是大脑不允许我进行思考，大脑一转动，脑子里面就如同碰撞的汽车一样，还伴着一种抽动的撕裂感，最后思维留给我的还是一片空白，只剩下仅存的直觉。我开始在身上摸索，找到了自己的钱包和手机，身份证上写着：赵羽，男，汉族，1979年10月30日生，苏东省湖阳市中山南路理塘新村189号。钱包夹层里面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串数字：2240 3210 4416，折在一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肯定显得很重要。右口袋的手机上电话号码都没有名称，那些号码也没什么印象，一条短信赫然越入眼帘：“注意安全！早点回家！”号码也是一串数字，没有名称，之前

也没有联系过,是一个陌生的号码,这条短信是谁发的?有什么危险?家在哪里?我怎么了?被人追杀?秋天的寒气如利剑一般,刺到身体里,似乎有股杀气,想将我刺个万剑穿心,万劫不复!

本想拨打“110”报警,然而手机却已摔坏,仅留的直觉告诉我必须赶紧离开是非之地,我慢慢把身体支了起来,沿着山谷开始往外走,走了许久之后,找到一处有水洼的地方,把脸上的血迹和身上的血迹擦拭了一遍,喝了两口山泉水,身体开始清爽了起来。太阳也慢慢升起,照在快冻僵的身上,身上开始有了一丝丝的暖意,我不由地加快了步伐,朝着有阳光的方向走去,背后群山的阴影犹如梦魔一样追随在后,似乎要把我吞噬灭尽……

苏东省湖阳市是一个地级市,有着典型南方城市的特点,依山傍水,人杰地灵,城市不算大,人口不多但经济发展速度却很快,人均收入甚至比苏东省省会云都还要高。原因在于湖阳以盛产水晶闻名于世,水晶甚至远销日欧美等国家或地区,而自从苏东省艾华集团公司早几年入驻湖阳并成立湖阳矿业有限公司之后,该市的水晶制造业更是蓬勃发展,年销量上十亿元,并带动了系列产业迅猛发展。

湖阳工业不仅发达,还是个宜居城市,玉江和柔江穿城而过,如少女的裙带一般,璀璨多彩,越发映衬出这个城市的秀气。西北方向郊外不远有座凤凰山,小山脉屏护着这个美丽的城市,柔弱纤长犹如母亲的臂膀,呵护着这个水晶城市不被恶劣天气侵袭。多少年来,湖阳虽不是四季如春,但是冬暖夏凉,冬天西北风被凤凰山格挡在外,夏天两条江边的清风习习而至,在江边吃点烧烤显得格外惬意。凤凰山并不远,直通环城高速,从市区开车过去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纯生态郁郁葱葱的大山氧吧,成为湖阳人民晨练的好地点。

有人说,人过四十,才会越发觉得锻炼身体着实必要,胡志就是这样一个酷爱锻炼的人,不管厂子多忙,一年到头只要不下刀子,他都会坚持到凤凰山晨练。对他来说,每天爬到山顶,伴随着太阳升起,让温暖的阳光洒落在自己身上,看着万物渐渐苏醒就如生命重生一般,感受着每个细胞的慢慢苏醒,这样开始新的一天实在美妙。他晨练有一个习惯,不喜欢带手机、音响等各种东西,或者是因为他太极拳打得没套路,或者是因为他不习惯和中年妇女打交道,他实在是不喜欢聒噪。

这天,他沿着公路旁边的台阶往山顶的凤凰亭方向小跑,途中遇见两个让人觉得奇怪的青年,不是因为早起锻炼的年轻人少,而是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来凤凰山锻炼身体的人,穿的既不是宽松的运动服,也没穿运动鞋,最关键的神态间散发

着一股邪气，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个照面的事情，他也没那么多心思去关注这种人。

说来奇怪，人本来是一种很难感觉到气息的动物，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一照面就会给人一种直觉，有些人一下就能使人感觉到温暖，有些人一下就会让你感觉到恐惧，有些人则让你感觉到很阴沉深不见底……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中已跑到了凤凰亭。例行着压腿、甩手、扭腰、再把头上汗用毛巾擦了一下，接着漫步走向平时他静坐的地方——一块山谷边上的花岗岩。深秋的早晨还是有一丝凉意，但是热身完之后对于身体来说这种凉意会变得很惬意，这感觉就像夏天运动完之后喝下一瓶冰镇啤酒。脚下的草地有些已经渐黄，露水晶莹剔透地挂着，踩上去都有种让人心疼的感觉。正当他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边上的草丛中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走近一看，竟然是一具尸体!!

湖阳市公安局长胜派出所接到报警的时候已经是早上 7 点 45 分了。“案发地点就在我们所管辖的凤凰山，现场在离凤凰亭不远的地方，报案有三个人，尸体是大概二十分钟前发现的，刚刚已经打电话给市刑侦支队了，那边说勘察车和市刑侦支队二大队边过去了，现场我们这边已经先行协助封锁……”新进一年的干警小蒋在车上边对着长胜派出所副所长杨军报告着案件情况，杨军问道：“死者的身份查清楚了没有？”“嗯，我们封锁现场的时候找到了身份证，叫陆小勇，男……”“陆小勇？跟我一个同学的名字一样啊，出生年月其他的呢？”“1980 年 3 月 17 日，家住苏东省莲台市龙华区莲花河畔 10 栋 402 室……”杨军听完之后大惊失色，叫了一句：“什么？！车开快点，死者是我同学！”警车一路呼啸而去……

杨军一路回想着陆小勇的音容笑貌，他们一起从 S 大政法学院毕业，关系不能说很铁，但是也还算能玩得来。犹记得几个月前陆小勇从外省来到这个小城市，本来说大学同学在一个城市不容易，希望能多聚聚吃个饭什么的，毕业十年不到的光景，没想到竟然会阴阳两隔。

想着想着，车已到了凤凰山脚下，当杨军爬到凤凰亭的时候，市刑侦支队二大队副队长李耀已经在现场了。杨军远远看见，不由觉得很奇怪，怎么李耀这么快就带队到了？说到底，李耀给他的感觉什么时候都是亦正亦邪，带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阴深，年龄只比他长两岁但却能当到市刑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确有他的过人之处！不过外界对他的传言却是很多，有说他是借着裙带上去，有人说他跟艾华集团公司董事长之子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为传奇的是说他大学

还没毕业就混入黑道,之后竟混入公安队伍,接着一路顺风顺水……

杨军远远跟李耀打招呼:“李队!一大早怎么把你给麻烦过来了?真是不好意思,辖区发生命案,我自己反而晚过来了……”“哪里哪里,今天清早带队在这边拉练,正好接警,支队就安排我到现场。另外,杨所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啊,年轻有为,早就听闻令尊也是刑案专家,两代公安,果然将门虎子!哈哈……”杨军听到却脸色一变,但是碍于场面还是与李耀攀谈起来。随行的小蒋等人知道一些内幕,杨军父亲原来是省公安厅的刑案专家,在杨军大学毕业前的一次扫黑行动中牺牲,据说杨军父亲的死亡并不简单,但没人知道真相,只知道杨军每每听到其父亲,脸色就会有一些异样。

杨军对李耀问道:“李队,这个案子市局怎么安排?”李耀答道:“这个案子不简单,据调查死者是湖阳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你也知道,湖矿在我们市的影响力很大,上面也高度重视,因此这个案子交由我们市支队侦办,目前领导安排由我们二大队接手,我们二大队游队也很重视这个案子,要求我限时侦破。我想,可能在几个地方要麻烦你协助一下了?”

杨军说道:“不瞒你说,非常巧,死者是我大学同学,我对这个案子也比较关注,希望尽早将凶手缉拿归案。您不要说麻烦了,要我做什么尽管安排就是!”李耀答道:“杨所对这里的地形和人情等各方面应该是很熟悉的,我简要弄了个图,你看一下……”



李耀接着说：“根据现场分析，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劫杀，凶手劫财之后在现场行凶，行凶后慌忙逃窜，晚上慌不择路可能已经跌入山谷，我们在山谷下面并未看到人影，估计已经逃离现场，而离开山谷有三条路可以走，有条小路是向南走，可以通往市区，另外一条就是往北走，可以通向高速公路逃离本市，最后一条就是通往长胜村。市区方向和高速方面我已经联系了，已经设卡进行堵截，也将对过往车辆和人员进行盘查。”

停顿一下之后，李耀接着说：“现在就剩下长胜村这里需要进行排查了，由于我们对当地不熟悉，可能需要你协助一下。”

杨军问道：“应该的，死者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李耀答道：“大约是在今天凌晨1点，一刀致命，用的是匕首，直刺心脏，手法毒辣，凶手应该不简单！详细的勘察笔录我稍后会发给你一份。”

杨军审视了地图之后，在地图上画上了一个方框，说道：“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人在凤凰亭周围出没，除了这里！这里是一个宵夜点，有几家排档和野味馆，晚上有很多客人驾车前来，在这里有可能问出一些关于凶手的线索，甚至找到目击证人！”

李耀应道：“没错！果然很细致，这个事情我叫人办。”

杨军又问了句：“死者是我同学，我想到现场去看一下。”

李耀面露难色：“尸体已经运走了！尸体上并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而且家属和湖矿又催得紧，我们回去再检查下没什么问题就移殡仪馆去。”

杨军顿时又狐疑起来，因为这并不严格符合勘察的程序，处理似乎太过仓促，但是想想湖矿在本地的影响，他也就没说什么。只是带着疑问，他走到了现场，蹲了下去，想仔细地查看一番。李耀对着杨军说道：“杨所，如果时间方便，能否帮助我们展开人员调查并协助开展追捕？案件侦破方面，我们大队会早日找到真凶的，相关材料我到时会给你一份！”杨军听出了话外音，也就在他起身的时候，他突然有了重大发现！也就是这个发现，让他对这个案件有了新的疑问，这个案件绝非如此简单！

考虑到事情可能的复杂性，他走到一边，招了招手把小蒋叫了过来，对他耳语：“扩大范围搜索一下，我估计还有遗漏的线索，凤凰亭那里也要去下，这个案子我想多了解些线索，另外记得保密，不要引起市刑侦的误会……”紧接着他又转身对李耀说：“李队，我带几个人下山谷看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痕迹什么的，也方便下一步的追捕行动，你看呢？”李耀答道：“嗯，那就麻烦你了，

我把相关材料整理下,届时还要你这边多多协助……”

杨军带着干警随着痕迹,沿着凶手跌落的花岗岩往山谷下走。山谷阴冷而幽静,现在山林里活动的人少了,到处都是林木、灌丛和枯萎的茅草,粘上了露水的草地显得格外湿滑,几人小心翼翼地挪着。山坡上滑落的痕迹显得凌乱,看上去不像是有意识滑落的擦迹,也不是滚落的凹凸状,更像慌不择路跌落的滑行轨迹。杨军大脑急速思考起来,是什么让一个能够一刀致命的冷血凶手如此慌不择路?

滑落的痕迹在向下走不远的一个凸出的花岗岩那里改变了方向,看样子是滑落过程中碰到了这块石头,那么石头上应该会有生物样本。杨军缓步走了过去,并让随行的干警仔细地搜索,不一会儿,他们发现了石头上的血迹,血迹并不多,呈零星状。从撞击的方位并结合滑行的位置来看,应该是撞到了四肢或者是头部。杨军让一个干警通知上面的法医过来采集样本,然后带着其他干警继续向山谷下走去。

沿着留下的痕迹,他们走到了山谷底下,秋后的山谷底部显得格外的寂静,突然的一阵冷风吹来让杨军打了一个寒战。山谷还有零星的几束野菊,不知怎的他突然想起来一句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秋杀、秋杀……正在乱想时,随行的干警叫了一句“杨所,你看!”顺着一看,看样子,应该是停在这里了。杨军开始跟随行的干警一起搜索起来,但是除了一点血迹之外并未找到其他的有价值的东西。“找找脚印,看往哪里跑了!”“找到了!”一路随行,方向是向东,也就是往长胜村方向走了……

跟着脚印大概走了300米,临近一片水洼处,脚印消失了!! 怎么可能? 山谷里一条小溪缓缓流动,流水的声音提醒了杨军,“狡猾的家伙……”水流是掩盖脚印和气味的最好方法,而要完全在水流两边铺开进行搜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假如在人流量大些的地方上岸,那痕迹更难查到! 那么说明这个凶手绝非简单之辈,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这么冷的天气,在刺骨的溪水里面行走,那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啊! 那反过来想呢? 向东走会不会是一个幌子!? 杨军思考得让自己都慢慢失去了头绪。

“通知下李队,让他带人下来量下脚印和其他痕迹。另外,凶手可能受伤了,逃离方向不明,有可能回到市区,让他多多留意大医院等……”杨军说道。

一份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几份谈话笔录、一些现场影印文件和资料放在了杨

军办公室桌上。杨军随手拿起来，仔细地看了起来，现场勘验笔录内容不多，谈话笔录也比较少，让人有种毛躁的感觉，这与向来战斗有力、破案神速的湖阳市刑侦支队好像有点不符，但是杨军并未在刑侦支队做过，所以也不好妄加评论。随着现场勘验和谈话内容的比对，多处出现的矛盾让杨军觉得难以理解，这让他觉得已经不是费解的问题。隐约间，这似乎想告诉杨军这个案子里面另有蹊跷。于是他拿笔认真地记了下来，想认真地厘清这些关系：

1. 报案人为什么是三个人？从笔录来看最早发现现场的是胡志，那另外两个年轻人是怎么过去的？
  2. 现场为什么是变动现场而不是原始现场？那是谁，又是什么外力导致？
  3. 刺入心脏呈 90 度角，而指纹又显示是正手持刀，这种杀人方式很值得推敲，倘若是正手持刀捅心脏的话，那切入角一般都是小角度，而不是垂直。而死者是呈仰卧状，那应该是反手刺入更为省力和可以理解……
  4. 同上，刺入的话，为什么死者没有挣扎的痕迹？
  5. 作为一个冷血杀手，杀人后为什么不把匕首拿走？而是遗留现场？
  6. 脚印问题：现场为什么留下了两个年轻人的脚印，根据谈话笔录，他俩是好奇，在后来报案的时候走过去的。但是！杨军想起自己蹲在现场获得的线索：自然现象是不会骗人的，如果是刚落下或者落下不久的脚印，那么是不会有露水的，但是现场很明显另外两个年轻人的脚印上面有露水，只是很难从深浅上看出停留时间！那么他们到现场去干什么？绝非好奇！要么是掩盖什么？要么他们就是帮凶！但是为什么勘验笔录里面没有详细记载呢？！为什么着重记录的是犯罪嫌疑人的脚印？杀人者是一个？还是几个？
  7. 根据小蒋扩大搜索范围，在凤凰亭发现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脚印，并且提取到了数支烟头，脚印并不凌乱，说明两人关系并不简单，亦不会是普通的劫杀！
  8. 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凌晨的时候在那里！？
- .....

杨军想着想着，觉得头皮有些痛了起来，后面的问题觉得有些发晕。他觉得首要的问题是那两个年轻人的问题，但是这个案子又是归刑侦支队二大队办理，他只负责协助查办和追缉凶手，他为陆小勇的死感到一丝的悲凉。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地翻找了李耀的电话并打电话过去：“您好，李队，我是杨军，对……对，是啊，收到了。只是有一些疑问，对……就是我觉得那两个报案的年轻人，是

啊,你觉得呢?哦,那你哪天让人详细询问下?嗯,好的,我这边会边帮你追查一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出现。另外我发现凶手可能受伤了,不排除逃往市区啊?嗯,好的,再联系……”

放下电话之后,杨军感觉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转而又陷入了沉思……

## 第二章 迷 雾

人生如雾，不知何途。

秋雾缭绕，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次大雾笼罩着苏东省，只见白白的雾气缥缈在空中，似纱如丝，总感觉想掩盖一些什么东西，让人捉摸不透。以往街道的喧哗似乎也销声匿迹，似乎从未曾有过喧哗一般，静谧得让人有些窒息。润润的雾水沁在皮肤上，有种凉丝丝的感觉，雾水变得跟有生命一般，近在咫尺，当你伸手去摸它时，它有一瞬间如精灵般隐遁起来。感觉时间也在这一刻凝固了下来，感觉它好像从来就没有走动过，过往的点点滴滴就同幻觉一样。你会感觉这秋雾就跟魔法师一样，难以揣测，当你潜心走入这团迷雾当中想寻找些什么时，这迷雾犹如黑洞一样，把你吸入其中，最后会发现连自己都看不清了，佛曰：“无我真我”果不其然……

杨军在办公室看着窗外，思绪良久，桌上放着的文件袋，是之前从刑侦支队李耀那里送过来的，脚印和现场其他一些技术资料显示犯罪嫌疑人身高在175cm左右，体重70kg左右，被害人的右手指甲里面留有犯罪嫌疑人的皮屑，很有可能是被害人抓破了犯罪嫌疑人表层皮肤所留下，调查案发现场下面的排档店并未发现有可疑人物出现，具体的相貌和身体特征现在还有待侦查和回访，并希望长胜派出所协助排查……杨军想，这个身高和体重在南方并不格外的明显，犯罪嫌疑人犹如隐遁在这团迷雾中一样，让人感觉有些深不见底，但是又似乎触手可及。

而此刻在沉思的不仅仅是杨军一个人，艾华集团公司总部位于苏东省省会云都，董事长兼总经理郭艾平正端坐在皮椅上，从办公楼隔着落地玻璃凝视着，人到中年之后似乎思索的东西越来越多，什么价值啊，人生啊，未来啊，孩子啊，但是很多时候回头一想，却又都成了空想。

他回顾着自己的成长历程：读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父母被打成过“走资派”，小时候没少被同学戴上“毒草”的帽子让他跟着父母游街，游街的感觉并不好，似乎自己不应该降生于这个世界一样，整街都是唾弃的声音，整个世界都是仇视的眼光，恨不得将你撕裂吞噬！他父亲也就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如落叶一般飘落，无声无息地死掉，死因竟然是普通的感冒咳嗽，但是缺乏医疗和营养条件，进而变成肺炎，最后日渐消瘦，一场大病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而母亲后来也不堪折磨，选择了跳塘自杀，临走前也没跟他说太多言语，就是骗他说去帮他和弟弟妹妹买点好吃的，我们全家总算可以吃一次肉了……他记得那时他很高兴，很天真地笑了，可是母亲没有回来，等回来的却是母亲自杀的噩耗。母亲死那年他13岁，随后弟弟妹妹被几个亲戚收养，他也开始混迹于这个社会，偷东西，做小工、洗碗工……什么能养活他，他就做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活着！而上天最终也眷顾了他，从倒卖物资开始发家，然后收购并倒卖倒闭的国有公司和厂矿，倒卖矿产，承包工程、承包矿山，圈地卖地，一步一步做起了这个集团公司，光环和头衔也开始多了起来，省人大代表、苏东省慈善基金总会名誉会长、苏东省十大创业家、杰出青年……鲜明对比的是，只要他回家，也有人夹道欢迎，两边的人群和以前游街时候观望的一样多，只是脸色和评价都已截然不同，他想这个社会就这样，不管你昨天是什么身份，是否曾经被仇视过，也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什么原罪的叫法对他来说显得很幼稚，对他来说，只有结果，就同他少年成长经历一样，活着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的真理，他的法则——丛林法则。

就在郭艾平胡思乱想的时候，门被推开。整个集团公司不敲门敢直接进来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儿子郭华，另一个是他女儿郭悦，郭悦现在在国外读书，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会出现的。果然，郭华推门而入，“老爸，你找我？”

郭艾平先发问起来：“坐，华儿，湖阳矿业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涉及的政要也多，而它的布局对于我们集团的发展来说更是至关重要，担子重的时候更要多一些责任感。我把湖矿交给你，你就要好好地、认真地去做，不要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任性办事。”

“嗯。”郭华答道。

“那边运转没出什么差池吧？”

“早段时间出了点事，弄得有些麻烦，现在已经调整过来了……”郭华刚想说最近公司出了件命案，但想想又会被父亲责备，于是把话又吞回了肚子。

“如果可以的话，公司要尽可能扩大一些产能，加快账款的回收速度，还有些其他遗漏的问题一定要放心上，督促办好！没别的，就这个事情！”

“那我走了。”

“嗯。”郭艾平说完之后又开始转身看着窗外浓雾，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

另外一边，杨军思考良久之后，打定了参与侦查的主意，他决定先向领导申请加入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假如不允许的话，他想私下介入去调查这个案子。虽然可能会与刑侦支队二大队带来一些误会，越俎代庖在机关里面是一件性质相当严重的事情，但是本能和他对陆小勇死亡的关切让他最终下定了这个决心。

他走到长胜派出所所长陈铭根的门口，敲了敲门后推门而入。“小军啊，坐坐，有什么事情？”陈铭根坐在他的转椅上转了过来，认认真真地看着杨军。

“领导，你也知道，我们辖区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这是这么多年都没有过的，不知道领导对这个案子怎么看？”杨军坐到了陈铭根对面的沙发上。

“喝杯茶吧？”陈铭根不置可否，起身做倒茶状。杨军赶紧起身，“我自己来，自己来……”

“这个天气，就适合喝点普洱，暖暖胃，虽然说这个茶口感很淡，甚至没什么味道，但是价格却比其他的一些茶要高得多。”陈铭根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杨军。

杨军有点看不懂陈铭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又只能随声附和：“是啊，像我们这种经常熬夜，又要喝酒应酬的人，多喝点普洱好，可以降血脂，健脾胃。”

“听说死者是你的大学同学？”

“是的，所以我对这个案子也比较关注。”

“小军，我跟你父亲也算是故交，虽然他后来调到省厅，而我之前在市局。但是我也算在院子里看着你长大，你性格跟你父亲很像。我总劝他，低调一些，低调一些。结果他被人陷害，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陈铭根咽了口茶水之后继续说：“按辈分，你是我的侄子。按职位，你是我的左膀右臂。这些年我对你应该是不错的，有些话我不是随便对别人说的。”

“是的，感谢领导这么多年的栽培和厚爱！”

“听过网上流传的这样一句话吧？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

本事,听起来有点不顺,但是这个道理还是有的。”陈铭根乐呵呵地说了起来。

“领导的意思是这里面很复杂?”杨军问道。

“哎呀,小军,不要总是领导领导的,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叫叔叔也可以嘛!”陈铭根很慈祥地对杨军说:“信我的话,不要插手,既然市局有了安排,这个案子又涉及湖矿公司的人。我看那些传过来的案件材料不像简单的抢劫杀人,除非市局另有安排。”

陈铭根又很殷切地说了一句:“我希望你能比你父亲走得更好,走得更远,不要受那么多伤害,懂吗?孩子!”

杨军想到父亲,开始感伤起来。“谢谢‘叔叔’,那我先走了。”说完,转身离开。

“嗯。”陈铭根看着杨军坚毅的背影,会心地微笑了起来。他不禁想起了以前和杨军父亲杨智伟的往事:年少都曾轻狂,当年的铁血搭档,让多少犯罪分子胆战心惊,也正因如此,每每两人可以升迁之时,各种告状信和诬蔑的举报信就从天而来,而杨智伟性格更为直爽,仗义执言,最后名义上调到省厅,其实是弃而不用,而陈铭根由于多次力挺杨智伟最后也只是被任命为一个基层派出所所长。有时候努力很久,真的还不如一张8分钱的邮票,人还是不要会做事的好!想着想着,陈铭根苦笑了起来。

窗外,浓雾依旧没有散去……

浓雾中,有一个僻静的地方今早却显得格外忙碌。市刑侦支队新大楼位于湖阳市城郊,下设3个刑侦大队、一个禁毒大队、一个技术科和一个综合科。“11·20凤凰山杀人案”的专题请示正在进行,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支队队长游德贵、副队长饶露、教导员廖杰等出席会议并听取汇报,会议是由二大队副队长李耀代为组织并进行汇报。

“大家都知道,我们二大队长姚队正病休,我受委托代为汇报:在湖阳市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今天,发生这种严重损毁我市城市安全形象,影响我市招商引资,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我们市刑侦支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案发后,市政府通过政法委肖书记向我们市局转达了市政府对案件的高度重视,希望我们能够尽早破案,尽快将凶手缉拿归案!市局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办给了我们二大队,下面我将现场勘探情况、现场工作布置情况以及反馈情况汇报如下:

“1. 现场勘探情况汇报

“被害人陆小勇,男,汉族……根据现场尸斑、尸温、角膜混浊度等综合分

析,死亡时间为 11 月 20 日凌晨 1 点左右。现场未见大量血渍,血渍面积为 20cm<sup>2</sup>左右,经痕迹检验分析,为锐器刺破心脏传导系统致死,未见其他明显伤痕,致命伤为一刀致命,排除自杀之可能。凶手杀人手段异常残忍,同时也说明凶手作案手法高明……现场发现被害人钱包一个,里面只剩下被害人身份证和他女朋友相片,未见其他有价值物品,后经对被害人家属、女朋友、同事等调查,未发现有情杀及仇杀之可能,故现首推为劫杀,也不排除劫杀现场为凶手伪造之可能,具体杀人动机有待进一步调查取证。现场发现有三人的脚印,其中有两个是无业青年,也是报案人中的两人,还有一个脚印为凶手留下,从现场痕迹证实,凶手作案后慌不择路跌入山谷,跌滑中碰撞到花岗岩,遗留下了零星血迹,现已提交省厅进行 DNA 检测。现场未发现犯罪嫌疑人,已逃离现场。从现场脚印分析,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人,身高在 1.70 ~ 1.75cm,体重在 70kg 左右……

### “2. 工作布置情况及反馈情况”

“到达现场后,首先由案发地派出所长胜派出所协助对现场进行封锁并进行追踪,发现凶手通过水路逃离,未发现其他逃窜痕迹。根据分析,逃窜路线有三种可能:(1)市区,(2)高速公路,(3)长胜村,现已对三条路线进行布控,并协调相关派出所进行排查。

“对被害人周围人群进行取证结果:陆小勇于今年 8 月左右通过招聘进入湖矿公司,职位是总经理助理,平时性格开朗,少与他人发生恩怨情仇,与周丽感情稳定并准备结婚,没有仇人,可排除仇杀、情杀因素。个人财产收入并不算很高,为人低调,不喜炫耀,临时起意被杀可能性很大,被预谋跟踪谋杀可能性不大。”

“对案发现场周边走访结果:由于案发地点比较偏僻,深秋季节晚上往来人员很少,排档店也未发现被害人以及可疑人员出现的迹象,未获取有价值线索。

### “3. 下一步工作及打算”

“考虑到我市侦查力量比较薄弱,市政府和市局又对该案件高度重视,建议成立专案组,抽调精兵强将对案件进行集中侦破并追捕;同时建议扩大搜索范围,各社区医院和大医院都要进行适当的走访,看有没有可疑人员出入……”

李耀的汇报获得了领导的认同,刑侦支队队长游德贵问了下李耀想要哪些人,李耀点了几名其他大队的得力干将,最后提出要长胜派出所副所长杨军,最后这个名额让会议室有了一点波动:毕竟是刑侦支队再怎么缺乏人手,也还不需